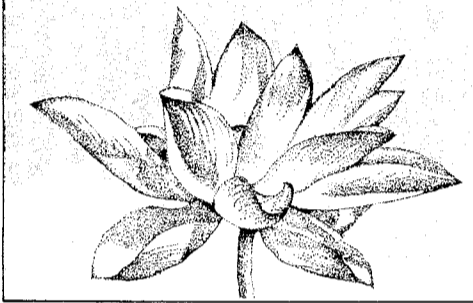


# 春風

# 化雨

悟師父佛七開示 / 見澈記



## ● 自力與他力

無量壽經記載阿彌陀佛因地為法藏比丘時，於世自在王如來前修行，曾發四十八大願，願願誓成就依、正莊嚴的極樂世界，願願度每一位發願往生的眾生。

因此平常我們所見的阿彌陀佛塑像，幾乎都是立像，而且手伸得很長，準備隨時接引樂欲往生的眾生同歸極樂。所以，在佛教的弘傳中，彌陀淨土法門一直被認為是自力、他力相應的法門。但如果從整個佛教的特質來說，佛法是自力重於他力的。

什麼是自力？什麼是他力？從個人作觀助力的立場來看，我想，主要是能相應、能感通。什麼是感通？對修彌陀淨土法門的行人而言，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與阿彌陀佛相應。以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來說，雖然阿彌陀佛願度眾生，但如果眾生本身不念佛，沒有付出自力，是不能與佛菩薩的悲心切願相感通的。

因此，今天大家在這裡念佛，真正的苦，我想是在這個地方，自己與別人的隔閡，自己與佛的隔閡，自己與自己的隔閡。尤其，當你認真地修持用功時，你會發現彼此間的差距何止十萬億佛土？真的定不進來，鑽不進去，這種像蝸牛不進來，咬嚼身心的苦迫，相信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領受過。是以從菩薩及高僧大德為弘揚淨土法門，鼓勵行

人增加信心的角度來說，彌陀的大願，隨時等著我們，只要念佛即可往生，看起來似乎是他力的；但如果我們不用這法門，不信心、願、不踐行，只等著阿彌陀佛來接引我們，那又怎樣與佛相應呢？

## ● 以彌陀驗心

同修們在打佛七前都期許，希望藉著佛七的修持可以放下身心世界，得到一點定力，可是到了念佛堂用功，却又發現自己越來越放不下，越提不起來。雖然口中念佛，心觀蓮花，而且也很專注以音聲攝受自己，可是亂七八糟的念頭一直湧現，當然大家放不下的不是在家人又是兒女又是財富又是名位又是事業，你長我短是非，但眼前浮現的這些事務未處理，一下又是常常活動籌備要進行，……我相信很多人很想讓那些念頭不要升起，有的人或者因此後悔自己業障深重，但偏偏那些念頭還是一直湧現。像這樣，一面後悔，一面念頭仍然不斷冒上來，結果越提越亂，越壓越猛，這已不是放下用功，而是在「追念頭」，打妄想。

楞嚴經云：「譬如有人，寄宿旅亭，暫止便去，終常不住，而掌亭人，都無所去，名為亭主。」當然這心念佛時，平常的思緒一定會浮現，當它起來時，你不要理它，只要繼續念佛，更不必因此生起任何情緒——我很後悔、很慚愧，我真是業障深重等等，這些根本無濟於事。反之，你

## ● 三心不可得

唐朝的德山宣鑑禪師對金剛經曾下過很深的功夫，著了一部註解金剛經的「青龍疏鈔」，名冠成都，他擅長講性相諸經，貫通

旨趣，因為聽說江南多獅子驀孫，便準備下江南去破斥魔窟邪說，以報佛恩。

在禮陽路上，他肚子餓，恰巧見了一位老婆婆在賣餅，就想買些充飢。等他趨前欲買點心，老婆婆反問他：「你肩上的挑的是什麼東西啊？」他回答道：「金剛經的註解本。」老婆婆說：「那我請問你一個問題，答得出來就賣給你，如果答不出來，且請別處去。」她接著說：「金剛經上說：『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』既是三心了不可得，你要點哪一個心？」

「德山禪師被這麼一問，啞口無言。因為他一向只偏重在教義的知解，不曾直接接觸到生命。於是羞愧得把整卷金剛經的疏鈔燒了。燒掉以後，就直往江南龍潭禪師那兒參學。有一天，他侍候著禪師，禪師與他彼此無言。最後禪師說：『更已深，休息吧！』於是，禪師提著紙籬領他到客寮休息，到了客寮，當他轉身請禪師也回寮休息時，禪師忽然將燈吹熄，當下德山禪師便開悟了。

他當時開悟的是什麼？開悟的心境又如何？我們當然不知道，不過現在坐在這裡，我們倒可以用他這個公案來問問自己：過去心不可得，阿彌陀佛；現在心不可得，也是阿彌陀佛；未來心不可得，也是阿彌陀佛；既然三心不可得，我們到底用什麼心念阿彌陀佛？這是值得修淨土法門的行人深思的問題。一方面要參，一方面也要念佛，自己好好用心——不念阿彌陀佛，三心不可得；念了阿彌陀佛三心仍是不可得。既然三心不可得，你用什麼心與佛相應？阿彌陀佛！

## ● 觀想在蓮華之上

打佛七用功不只限於口念，而是要讓佛號充遍整個身心世界，才能印入阿賴耶識心田。因此，在稱念之外，還要藉著觀想來收攝六根。繞佛時觀想自己踏在蓮華上，一步一蓮花；止靜時，觀想自己坐在蓮華上，那花瓣就在座旁，你不可以動得太厲害，把

## ● 一句彌陀生死了

彌陀淨土法門是末法時期最殊勝的法門。佛說末法時期的特色是只談教理，少論行證。所以古來大德一再強調，末法修行不容易，要證果更是困難。「證」就是以自己的心地行持來驗證佛心，因為「證」的人愈來愈少，因此又提倡「易行道」的彌陀法門——只要一心念佛，便能信願往生，得不退轉，是末法時代的徑中徑又徑。從這句話上我常常迴光返照——念一句阿彌陀佛簡單嗎？佛七已經進入第三天了，為什麼？我覺得很不容易，很難，為什麼？我坐在後面與大家一起念佛，儘管平日大家研讀很多有關淨土的经典，也會念佛，可是一碰到你長我短，我慢山高，怨憎聚會，內心焦躁，一句阿彌陀佛就是打不進八識心田，縱使目前克服了腿痛、腰酸，也能克服散亂和昏沉的交戰。但，念一句「阿彌陀佛」容易在哪裡？不容易又在哪裡？更何況臘月三十，生死交關的時候，其難易又可能在這裡？

那為什麼又說修彌陀淨土是「易行道」呢？因為念佛要在調治我們的傲慢、不信賴。所以，古德往往要我們老老實實地念佛，當生可以了生死。但很多人往往不信受彌陀法門的功德，特別是自命為知識分子的人，於是，每在念佛時總要自我批判、懷疑：「我這樣念佛就夠了嗎？」「我念這個有效嗎？」「我的智慧該不只接受阿彌陀佛而已吧！」……行持的當下自己不斷和自己過不去。記得在日本親鸞上人的數異抄中有一段記載：有一位唯圓房的人，他已年近不惑，一天，他突然對念佛深感迷惑，他自問：「我一向都認真念佛，可是從來沒有發現過由心的歡喜，令自己手足舞躍；也沒有急著要去淨土的念頭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他將這些問題提出來問親鸞上人。看了這段記載，個人深深敬佩唯圓房驗證真理的勇氣與決心。

## ● 無限大與無限小之間

每個人都想在無限大與無限小的矛盾當中過活，尤其是現代人的困擾是處身瞬息萬變的社會，很多人措手不及，無法應付這激烈的爭競，交通資訊發達，空間縮小構成環境的複雜性，時間的逼迫性，人際的壓力，再不就是價值的迷惘，觀念紛雜。因此我們研究佛法，在時間上除要接上佛陀時代，還是考慮印度與中國的社會背景、思想流變，彼此的互動影響，乃至現代的「人心需求」等，關懷的層面真是「上窮碧落下黃泉無有止境。」有時大家會想：「為什麼要學這些呢？這跟生死有什麼關係？」「我要趕快

## ● 飲水冷暖自家知

打佛七，對行者而言是印證這顆心很重要的時刻，如果是腿痛，你也要知道怎麼痛。如果念佛法心得散亂或昏沉，更要弄清楚我內心翻騰的是什麼！這些都要靠自己努力，誰也幫不上忙。記得上「禪林實訓」時，和大家講到唯識學在印度弘傳時，曾有外道提出問題：能識、所識的識在哪裡？因為無人可以答覆，導致唯識學在印度沉寂了好長一段時間，直到玄奘大師到印度取經，大師說：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」那麼，「知在哪裡？」能識、所識本身就是對待，如果能念，阿彌陀佛就是我念的，所以，彌陀法門是只與佛的世一句阿彌陀佛，就能走入佛的世界，念念相應念念佛，如何相應？我還是要說一句：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」

他坦誠地提出人性的需求，也是人性的煩惱——這種高興不起來的是什麼？不會想要急著往生淨土的又是什麼？對這個苦惱的娑婆世界，我們非得習慣，戀戀難捨，不想也不願離開的又是什麼？阿彌陀佛的淨土再怎麼美好、清淨、莊嚴、安樂，因為我們不想去，甚至害怕去，也從來沒去過，不熟悉，這便是眾生根深蒂固的習性，也是煩惱。住慣了娑婆世界，也堪忍了這個世界、戀舊、愛染、矛盾，生起執著心，不想也不願出離、覺醒、淨化，因此，真正的「不容易」就在這裡。

個人會親近過幾位大德，如廣欽老和尚、道源老和尚、李炳南老居士，他們念佛的成就在於他們深信力行，念念會歸西方淨土；還有以前與我共修過的心西師、陳老居士等，他們十分地信願彌陀的悲願，且比別人發心奉獻自己，每天除了勤奮執作，就是拜佛、念佛。尤其，心西師一心念佛，懷心淨土。她個性爽朗，別人對她惡口，她從來不說一句壞話，不罵人，命終後還燒出了些舍利子。……我常常想：她到底看到、聽到、體會到什麼，致使她對佛陀的教法那樣地信受奉行。借此返照自己一直絞不過自己的到底是什麼？我發覺真正不易的是在這個地方。雖然，我們是在念佛，可是，有時也會為自己找藉口，就這樣在無限大與無限小之間矛盾不決。

所以，彌陀經上說西方極樂世界要過千萬億佛土，那有多遠？非常遙遠！很多大德却在「老實念佛」中往生。因此，儘管我們永遠知道阿彌陀佛的手足很長一直在拉拔我們的，但只有親自去驗證，做開心與佛陀的心相應，你才知道什麼叫「念佛」！